

编者按 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与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并肩作战,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多年来,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诸多反映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的经典作品。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铭记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本报记者穿越烽火岁月,用文字与光影,寻觅经典抗战文艺作品背后的人物原型与历史现场。《绿海》副刊今起推出“寻访文艺经典中的抗战原型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寻访文艺经典中的抗战原型系列报道①】

威震敌胆的铁道游击队

在故土与抗战传奇间“寻他”

□本报记者 詹鹏扬 张吟丰

“偌大的华北已不容许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怒吼吧,中国!”这是文立正书信中的呐喊。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1935年,在这一战飞、民族危亡的时刻,文立正向亲友寄出这封价值万金的书信后,毅然投身革命。在湖南省衡山县东湖镇天柱村委会办公室里,文立正的妹妹、84岁的文立休铿锵有力地說出这声呐喊的时候,眼里闪烁着光。

寻一个人:他舍弃洋楼赴烽火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的原型之一是我們衡阳人,故居便在衡山深处。”这话从湖南省衡阳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李文运口中轻轻落下来时,像一粒火星溅进心湖,泛起涟漪。

谈起闻名遐迩的铁道游击队,最先涌入脑海的是那部经典的黑白老电影。银幕上跳动的光斑里,身着旧袍、腰束布带、怀揣双枪,沉稳冷静地带领队员在津浦干线的列车间飞奔,打得日军鬼哭狼嚎——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的传奇形象,深深烙印在人们心里。

却不曾知晓,这光影交织中的英魂,有一缕正源自衡阳这片炽热的红土地。文立正,作为“李正”的生活原型之一和命名来源,竟与衡阳这座抗战名城血脉相连。蝉鸣正盛的夏日,记者怀揣着满腔滚烫的敬意,连同记忆中那些燃着硝烟的剪影,启程前往天柱村寻访英雄的故乡。

蜿蜒的村道仅容一车通过,陡峭的坡度让汽车持续发出轰鸣声。掠过一池荷花,记者随着车身的摇曳起伏,来到了天柱村委会。院子里,文立正三位健在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文立御、文立得、文立休,正与衡山县检察院检察长伍多益相谈甚欢,话音里裹着爽朗的笑。谁能想到,这三个思维敏捷、言谈轻快的老人,都已是一辈耄耋之年。

“解放初期,我父亲文九德就通过寻人启事找我的二哥文立正。”围坐在村委会的房间里,文立得老人一边讲述着记忆深处的往事,一边打开手机,展示着一份日期为1951年的“寻人名单”。据文立得的母亲叙述,当时他们还向有关部门写信查询,得到的回复均是“查无此人”。后来的许多年里,由于历史原因,文立正的生死和身份认定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直到1983年,经过亲友的不懈努力,那本红皮的烈士证明书终于发了下来。原来,文立正本叫文立微,为了能让战友更容易记住他的名字,改叫文立正,还曾用“赵宓”当过化名。这些藏在烽火里的细节,家里人一无所知,如同不知道他在鲁南的七年里,究竟穿过多少枪林弹雨。2009年,文立正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100位抗日英雄之一。

文立休是文立正的妹妹,利落的短发仍是墨色,纤瘦的身板如竹般硬挺,全然不像是位84岁的老人。“我们家在长沙曾有一栋小洋楼。按照我们的家庭情况,我哥哥完全可以……”说到这里,她顿了顿,没有继续说下去,“你知道吧?太可惜了,才34岁就没了。”

记者能听懂文立休老人言语间的痛惜。文立正出身书香门第,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文九德在国民革命军里官至上校团长。

优渥的家境,足够他在岁月
的暖阁里把日子过成窗台上的兰草,清雅而安稳。可他偏不。这片生他养



修缮一新的文立正故居。

他的土地,早把以身许国、精忠报国的根须扎进了他的骨血。报国的念、抗日的火、救亡的愿,在他心底盘成了参天的树。明知革命路上尽是荆棘与炮火,他还是毅然走出了那方安逸的庭院,把自己活成了照亮黑夜的星。

“我们一直在寻他。”说到“寻他”二字,文立休坚定的目光里倒映出内心深藏的热念,“小洋楼后来被日本人炸毁了,我们非常悲愤。”

记者不由得感叹,这“寻他”,哪里只是寻一个人的名,是在拾捡历史的碎片,要拼凑出当年烽火里的真相;是在时光留下的痕迹里,找到那份藏着的抗战精神火种,让那抛家舍业的决绝、救国救民的赤诚,永远在我们心里活着、热着。

寻一段历史:微山湖上的歌声

留侯微子共湖天,皎洁明月析奸贤。忠胆堪羞奸卑相,千秋史笔颂扬帆。

在文立正生平展览馆里,记者看到了文立正留下的诗、写给家人的书信和那声呐喊。步入展览馆,几间屋子的墙上,一张张老照片、一行行文字说明,文立正的生平在墙面上静静铺展。

“1934年,文立正进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学习。读书期间,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华北、祖国大片河山沦入敌手感到痛心疾首。受到刘定乾等共产党人的感染,他下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我过去长久思考的问题,现在总算有了答案,我看,抗日的前途就在这些共产党人身上,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何国微站在照片墙前,指尖轻轻划过老照片。作为天柱村的村民,也是文立正生平展览馆的管理员兼讲解员,这些历史她早已在心里温习过百遍。此刻开口,声音里像裹着当年的风,把那段在信念里淬火、于迷茫中寻路的岁月讲得鲜活。“他放弃优渥的家庭,毅然投身革命,先后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等抗日救亡民主运动。”

三位老人凝视着墙上的图影,驻足静听。说到关键处,她们还会不时插话补充。这些刻在记忆里的细节,早已成了她们与兄长对话的密码,即便过了这么多年,依然能精准地接上时光的茬。

1938年,文立正随郭子化、张光中进入鲁南抗日根据地,在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担任政训员,开启了他鲁南浴血抗战的烽火岁月。七载烽火路,他的身影始终穿梭在血与火的淬炼之中。

从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政训员,到冀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政训员,他始终在战火中淬炼。在冀南,他化名文立微,在冀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担任政训员,开启了他冀南浴血抗战的烽火岁月。七载烽火路,他的身影始终穿梭在血与火的淬炼之中。

总队的初燃星火,到山外抗日军联合会的旌旗集结,从鲁南运河支队的血浪翻涌,到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那些镌刻着荣誉的隊伍里,他以沉甸甸的担当,在敌后战场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1943年,文立正被任命为铁道游击队政委。爬飞车、断铁轨、炸桥梁、夺机枪,神出鬼没、来去无踪,总能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撕开一道口子……这些我们熟悉的铁道游击队传奇,有许多都出自文立正领导时期。可鲜少有人知道,他刚担起政委担子时,这支队伍正陷在寒冬里。彼时,这支队伍刚刚遭受沉重打击,几名主力队员先后牺牲,战士们情绪低落、眼里蒙着霜。是文立正一句句掰开揉碎了做思想工作,把涣散的人心重新熔铸;也是他凭着胸中丘壑,在逆境里蹚出了路,才有了“彭口闹脱险”的绝处逢生,“打票车”的智勇双全,让这支队伍的传奇名声传遍齐鲁大地。

何国微的声音忽然沉了下去:“1945年2月,文立正被叛徒出卖,凌晨在丁家堂村遭伪军突袭,不幸牺牲。”

“一枚子弹打中了头部,连枕头下用来防身的枪都来不及掏出来。”文立休的语气中充满了不甘和惋惜。

“文立正在山东非常有名,当地人都知道他和铁道游击队的事迹。”何国微指着照片介绍,在山东临沂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内,有专门为文立正修建的烈士纪念馆和烈士墓。

“这个就是我,那时候还年轻。”文立休老人激动地指着那张烈属在烈士陵园参观的老照片说。

展览馆的最后一面墙上,是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那首经典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黑墨印在米白的墙纸上,仿佛浸着微山湖的水汽。目光扫过“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耳畔竟像真的飘来弦音,不自觉地跟着哼起来。

“我们一起去吧?”何国微提议。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三位老人嗓音嘹亮,歌声漫过窗棂,仿佛把几十年前的风都卷了进来。记者的脑海里忽然铺开一幕幕光影:文立正站在学生游行的队伍里,迎着朝阳振臂高呼;他冒着炮火赶赴前线,吹起口琴;他跃上飞驰的列车,打着补丁的布衫随风飘舞……

随即又陷入沉思,这旋律里藏着的,何尝不是文立正和铁道游击队的英魂?他们在敌后战场的枪林弹雨里穿梭,把生死抛在身后,如孤胆英雄一般。他们坚毅的勇气与信念,在悠悠歌声中传承,在岁月长河里流淌,浇灌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原野。

寻一处传承:为抗战精神安“家”

青色的砖瓦整齐排列,平整的墙面粉刷雪白,门框上沿黑色匾额上,“文立微故居”五个金黄色的大字在阳光下闪着光,庄严肃穆。

迈过木头门槛,一阵清凉便顺着脚底板漫上来,瞬间卷走了夏天的热浪。

“你们看,这样90度排在一起的两栋房子,就是故居的全貌了。”文立休、文立得两位老人翻开《文立正传》的扉页,指着一张图片,拿出一张老照片,把它们拼接在一起,

▲文立得(右一)、文立休(右二)两位老人讲述家人寻找文立正的经过。

▼文立得、文立休两位老人共同拼出文立正故居完整样貌。



介绍起故居的情况,“墙还是原来的夯土墙,大门还是以前那个大门。夯土墙可不好找,冬暖夏凉,现在这种土可不好找了。”

站在大堂里,抬头是横排的木制房梁,上面悬挂着一些昏黄的灯泡,光线柔和地洒下来,给屋里添了些暖意。大厅正中靠墙的位置,摆着一张四方桌,桌上放着一本“访客登记表”和一支笔。登记表上一页已经快要被写满,可以看到近几日陆续有不少参观者来此。除留下姓名外,还有填写“访客单位”“访客人数”的专栏。从记录上看,有来自长沙、南京等不同地方的游客,还有来自“家族”的;人数则不一而同,有写“6人”“10人”的,也有写“2人”的。看来,守护国之安宁的英魂,一直被大家惦念着。记者也拿起笔,郑重地写下名字。

“我们每年都会回故居看看,前段时间刚来扫过墓。”三位老人轻车熟路地穿过屋里的连廊,热情地同管理故居的村民打起招呼。

“2019年,我们开展潇湘红色资源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时发现,文立正故居墙体开裂,房内空无一物,显得有些破败。”伍多益的话语里带着感慨,故居是文立正抗战精神传承的载体,必须保护好这个红色遗产,让伟大抗战精神不断传承、弘扬下去!

为此,在三个多月里,衡山县检察院组织检察官方多方走访调查,收集实物史料。“建议全面履行法定监督管理职责,做好英雄烈士文物保护工作……对文立正后人提供的遗物进行陈列……”最终,一份承载着敬意的检察建议,郑重送达衡山县文旅局。

然而,资金缺口的梗阻,让整改工作一度陷入停滞。衡山县检察院旋即联合文旅局,共同向衡山县政府提出在整修文立正故居时,统筹推进革命文物保护、抗战精神传承与红色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这一次,方案在反复打磨中进一步完善,资金也顺利到位了。在各部门协同发力下,故居焕然一新,文立正生平展览馆、游客中心等配套设施同步建成投用。曾经的旧时光,在抗战精神的浸润中重焕生机,让每一位来访游客都能触摸到英雄的温度。

衡山县人大代表、天柱村党总支书记赵海军,亦是这场保护行动中的积极推动者。谈及故居的未来,他有着自己更长远的憧憬:“我们计划开设游学项目,吸引更多走进这里,让抗战精神如薪火般传得更广、更久。”

如今,文立正故居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文立正的抗战精神正穿越时空,在游客驻足凝视的目光中,在年轻学子的研学笔记里、在村民代代相传的讲述间传播,如同微山湖的水波,一圈圈漾开,从未停歇。

在民族危亡之际,千千万万中华儿女挺身而出,抛家舍业、奋不顾身投入抗战、守护河山,不惜用生命践行对民族的赤诚和热爱。今天,革命先烈心中灼灼燃烧的理想,早已化作人间璀璨的万家灯火,照亮了我们安稳的日子。我们应当铭记的,不仅是先烈们永垂不朽的丰碑,更是那早已融进华夏儿女血脉基因里的伟大抗战精神。

离开天柱村时,已是夕阳西下。村口的风里带着荷香,“英雄故里,美丽天柱”的标语在暮色中格外醒目,旁边那对方话框形状的红框,恰好框住一池荷花。碧绿的荷叶铺成翡翠般的海,粉白的花瓣顶着金红的霞光。这景象让记者有些恍惚,仿佛置身于刘知侠在小说《铁道游击队》里描绘的一个场景:

“西天泛着殷红色的晚霞,映在碧绿清澈的湖水上,漾着一片玫瑰色的紫光,远远的霞光掩映的微山,像披着一件彩色的盛装,屹立在湖心里。深秋的微风,吹皱了平静的湖面,越过含着水珠的淡黄色的豆田吹过来了,带来湖里一阵阵荷花的清香。”

凝望着满池荷花,又忽然觉得它们多像当年的文立正和他的战友们——荷叶是他们坚韧的臂膀,托举着民族的希望;荷花是他们未凉的热血,即便在暗夜也透着光亮。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老人的歌声还在耳边萦绕,仿佛从几十年前的烽火里飘来,在晚风里荡出悠长的尾音。

(黄浪、郑雨佳、石敏、肖科能等对本文亦有贡献)



位于山东枣庄的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和纪念馆。

晨露浸润着石阶。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临山路尽头,铁道游击队纪念馆的外墙在曦光中凛然矗立。这座以1938年日军报废机车为原型设计的建筑,每一处接缝都凝结着鲁南军民抗战的艰辛。推门而入,立于展馆中央的火车头静卧在铁轨之上,铁轨向馆内蔓延,仿佛将人引向时间深处。笔者临车而立,耳边似乎传来火车轧过枕木的隆隆声——那声音从80余年前遥遥传来,穿透无数个和平的昼夜,偶与煤渣路上被晨风掀起的微尘共振。

这声响,定然也曾轰鸣在少年洪振海耳畔。百年前,中兴煤矿,那个家境贫寒的少年,日复一日地在铁轨旁奔跑,帮火车司机、司炉做活计。受生活所迫,他有时也会和矿区的穷孩子们一起爬上火车,拾取煤渣。煤渣灼烫,寒风呼啸。在这钢铁的磨砺中,他熟练掌握了货车驾驶技术和爬车本领,这为谋生而练就的手段,最终竟然意外淬炼成“飞车夺枪”的绝技!1940年1月,正是在这个在铁轨旁长大的矿工洪振海,在枣庄西陈庄创建了威震敌胆的铁道游击队。短短数月时间,夜袭日军洋行炮敌特、伏击火车票车缴巨资等雷霆行动,让这支在疾驰列车上翻飞的队伍,成为插在日军运输线上的尖刀。

当抗战形势风云变幻,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之际,1942年,铁道游击队迎来新的挑战:保护秘密交通线,护送过往干部。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工作,是党赋予他们的重任!利用对铁路的精熟,他们在日寇的眼皮底下,建立起了一条跨越津浦铁路,连接山东、华中与延安的生命通道。这片铁轨,此刻奔涌着维系民族未来的生机。1942年夏夜,铁道游击队奉鲁南军区之命,执行一项绝密任务:护送代号为“0号”的首长穿越临城附近封锁严密的津浦铁路。夜色掩护下,“0号”首长从一条隐蔽的干涉河涵洞悄然跨越了津浦铁路,安全抵达八路军115师教四旅驻地。直到确认安全的电报传回,队员们才得知,他们刚刚护送的“0号”首长,竟然是刘少奇同志!从此以后,陈毅、罗荣桓、肖华、朱瑞等一批党政军高级干部,以及国际友人罗生特医生等,都在队员们的守护下,穿过生死线,安全抵达目的地。情报、物资——在津浦铁路线上的一趟趟输送,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英雄的壮烈亦铭刻于此。玻璃展柜深处,一卷褪色的红布静卧——这是洪振海昼夜缠于腕间的信仰见证。1941年深冬黄塘庄,面对日军重兵突袭,在掩护战友转移的激战中,子弹穿透了洪振海的额头,热血喷洒,染红了腕间红布,也染红了他以身守护的土地。这位年仅32岁的鲁南汉子,用生命作钉,将自己滚烫地楔进深爱的故土。这份至死不渝的赤诚,永不磨灭。1945年深冬,盘踞在临城的日军铁道警备大队在游击队与八路军面前奉上佐官刀——这是无数个如同洪振海一般的英烈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英勇作战后,赢得的民族尊严!

笔者深知,铁道游击队这支以铁轨为战场、以微山湖为家、以热血谱写传奇的队伍,其英名与精魂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枣庄——这片浸润着抗争、忠诚与荣光的鲁南大地,其“英雄之城”的底色在时光中愈显厚重。洪振海与战友们的身影,已与身下的铁轨、浩渺的微山湖浑然一体,成为这方热土不灭的筋骨。在新时时代的铁轨上,枣庄市检察机关正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这片英雄的土地。他们传承铁道游击队精神,通过公益诉讼检察履职,守护着微山湖的碧水蓝天。他们踏着铁道游击队队员们熟悉的湖畔小路,深入水网深处,履职的足迹跨越苏鲁豫皖四省边界。面对跨界污染治理难题,他们积极推动建立跨区域协作机制;针对违法排污、非法养殖等问题,他们精准发出检察建议,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他们通过组织专家论证生态修复方案、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方式,守护微山湖的安宁。

如今,清风又拂过澄澈的湖面,白鹭的短影倒映天光,渔舟唱晚的丰饶重现岸边——这碧波重现的画卷,正是新时代法治对历史守护最清澈的回响,是浸润于血脉中的赤诚在生态山河上镌刻的公正诗行。

铁轨如镜。一端,深嵌着道钉般的血火印记,一端,延展向湖清岸绿的未来图景。我们立于其间,风中的钢轨铮鸣不息——那是历史的回响,是不灭的守望,更是这片英雄土地深处,永恒搏动的心音。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经典回眸

《铁道游击队》



《铁道游击队》是著名作家刘知侠创作的经典红色长篇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铁道游击队的真实斗争为原型,讲述了一支由煤矿工人、铁路工人组成的抗日武装,在津浦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战争的传奇故事。作品源于作者抗战时期两次深入敌占区,与队员同吃同住同战斗的经历。自1954年出版后,作品被译成英、俄、法、德、越等多种文字,后又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在全国放映播出,深受群众喜爱。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文学经典,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抗战精神,至今仍是弘扬爱国主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文本,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国情怀。

铁轨上的守望

丁宁